



刻墨池蹟錄引



慨古書學不傳後世樂簡便自肆篆隸行草惟守
晉宋雲書蟲篆詎識所由玩細忘遠士生于閭豈
特藝然哉升菴先生今之子雲博雅探竒洞視今
古心畫心聲天不相契善摠字源時出奧語議論
精確引喻明當蓋深究六書之旨而有志三代之
上也今年秋予謫荆是邦過從請益謂予曰茲編
一洗群穢千載之正始存焉予惟先生蚤歲留意
憂患以來數文析理雄篇雅什布滿滇雲此則將

藝之一也爰刻寘郡齋傳之海宇期與好古之士
共覽焉

嘉靖庚子冬十月三日玉林山人成都許勉仁書

墨池瑣錄卷一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
筆圓亦可為歐之闡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
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
趙子昂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蓋叙耳鄧書太枯
鮮于太俗豈能及子昂萬一耶文靖他日又曰觀
晉以來善書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趙公之

書冠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為的論
鄭子經云偶馮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
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
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
遂號為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
曰能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鎖
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
得為名書耶

鄭子經論張即之陳讜之書曰速無為所染如深

焉雖廬扁無所容其靈美然則其自知耶知則不
為此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
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
佳處正如叔手竝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
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
曰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為
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卿之
病直以晉人為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音目柳公雅書為惡札如古松塔塔中其
譏若陰符經字昔人評為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
此則馮宿碑亞於廣堂碑非玄秘塔銘可同日觀
也紫絲鞞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正世未有信
予此說者何所見之下司乎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

鼎

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
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用用墨著墨不過三分不

得深浸毛弱無勢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間布白勿令
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

露骨

懷素與鄔彤為友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
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筆
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
雲多奇峰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
草又過折壁之路一一自筆真卿曰何如

張芝起極真卿手曰得之矣

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宿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排
釵如壁折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
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積
欲實掌欲虛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縮秋蛇爲
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
思姜堯章之所不取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
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趙子固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易學
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書
也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可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此亦
名外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趙度

法之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也

鍾紹京云智永硯成曰逆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
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跡勝其自運山谷云
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
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欽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
強中自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
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為善學二
王者也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
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能於寬綽而有餘又
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草不兼直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理譬之
馬蒼鞵縱送不爾厥矣古稱鍾繇奇張芝
孫過庭遂疑其偏不知乃似孟子不言易

易也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真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姜白石云真多用摺草多用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叅之以圓圓者叅之以方斯為妙矣草書尤忌橫直分明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簡遠之氣

先太師公學蕭子雲出師頌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真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夫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為善諳

王延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言其精工也

孫虔禮云書字有五乖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乖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

手闌五車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予嘗以其言
似文徵仲曰古人多以酒生思而此乃遠之徵仲
笑曰予不能飲此言似爲予設

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略無其

比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娼塗抹

青紅反令人贈金皺眉也

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懷瓘論書法云射空玲瓏謂如烟感識行草用

不依先後臯華亦然

云懷素授毫掣電隨手萬變

墨池瑣錄卷之二

山谷曰三代之曷彛字畫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
傳後必托於能者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
聞者病也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
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
亦云爾又曰周秦古錫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
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真情雖戲弄於
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
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盡書妙絕於今

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遂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筆姜夔云真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而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黃與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入斗牛宮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弄潢池而承榼雷豈有驚人之波瀾耶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

龍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觀秘閣續帖中月儀帖可見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精又按以杜子美此司馬遷以江瑤柱此荔枝也

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然以子論之瘦多而肥少惟楊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

人其頰左傳云美而豐艷長大也漢書容觀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艷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屠直卿家藏古帖有文又有蘇才翁所補亦恠逸可喜云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勁易而圓難也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著高於越多矣王著成都人宋初為侍書今之智永千文著所補也亦可亂真無跡可尋

以云君謨小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為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黃庭堅為拙字亦是好勝遇敵也

徐浩云虞得王之筋褚得王之肉歐得王之骨夫
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健也翬翟備色
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
鳳皇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書之鳳皇非右
軍而誰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
者伯叔也二王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僕隸其
言似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善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

法之家亦自弈弈有一種風流蘊籍之氣緣當時
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脩容發語以韻相勝
然若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
求之也

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
銀鈎之敏茅山碑云劉曜人但知其犖凶而不知其
草之工其書見草書韻會又有能書而名姓不著

錦車馮夫人名嬖是史書僅見西域傳
書酣身名亞皇家僅見于拓本

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足稱耳北朝有

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真永草者唐

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胡英李邕鄔彤

武晝禮堂照寺賀蘭敏之法門房璘妻高氏崇徽

公主僅見金石集古諸錄張誼與王維齊名推善

小王書苑咸工梵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三

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

軍者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策也宋有秦子明榮咨

道皆蜀人山高述潘坡僅傳姓名其餘不傳

者又何限也

智果心成頌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

妙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臨訪古帖毫髮精妍隨

手變化得魚忘筌晦翁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拙皆

得書訣之妙

李嗣真云黃庭經象飛天仙入洛神賦象凌波

女

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

法書也

續書品云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
方贊五分之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之
命篇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畫四分字
草書有圓無分有直無橫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轍絕塵曲盡書法
矣

墓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
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
是過也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
餘閏也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不能變乎籀古
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
意瘦謝蕭阮守法而法在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
降為黃米諸公之放蕩猶特法外之意同其
慢法矣下而至張即之恠誕百出書法無矣不
子昂誰能回瀾乎

表昂曰鐘繇之書與畫之間多有異也

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聿耳六文可工亦
當復由習耳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善也張芝
所能盡書勢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蓋欲方
而有規圓不失矩如人露筋骨是乃病也夫良工
理材斤斧無跡今童蒙書有稜角豈無謂哉稜角者
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
良醫

留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
而草書上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
者尤能作態度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沈
娟惟見攣拳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妍媚微
徒自其經營險急所謂醜工效顰見者必走也

宋世集帖傳於今者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授予及
見之雪溪堂玉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

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
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
口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解撰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膚
赤烏几几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天天智永瑤
雪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被袵鼓琴
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披沙揀金薛
稷寒機夜織顏真卿五丁鑿路柳公權一夫當
張長史風回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

臺映日花木逢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稜出力坡

谷言難張從申有八木七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

米南宮奇逸起邁烟雲卷舒黃山谷清圓妙麗引

繩貫珠蘇東坡豐腴悅澤純綿裏鐵蔡端明方正

巖重土偶蒙金趙文敏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

捧日康里子山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士

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鵬搏九萬須仗扶搖宋仲珩

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字孟學獨擅

冕莊重俞紫芝名和字子中臨摹子

叔循名琛廬人

真書清風蘭雪胡子申字子申

碧樹頗謝琮璜揭平

名桓豐成人早蛟得雨秋鷹入雲

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為土偶蒙全殊

失之蔡之字有平韻在蘇黃米之上又謂宋仲珩

為神彩已具似以禾成少之亦非也本朝書嘗以

宋克為第一仲珩即次之方遜志評之已定矣胡

杜揭豈能及哉

今之笑學書者曰君學羲獻羲獻當年學誰予詰

之曰為此言者非惟不知書亦不知古今矣羲獻

學鍾索鍾索學章草章草本分隸分隸本篆籀篆

籀本科斗通相祖述豈謂無師邪今不屑步鍾索

羲獻之後塵乃甘心為項羽史弘肇之高第果何

見邪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為極

致宋替溪跋張旭書酒德頌真迹云出山入水

類鬼神雷電子曾見其千文數字信然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墨入硯無聲又曰其

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續彩奮發論硯之佳曰

至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弗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善書者知之

五代史補云郭忠恕工篆籀嘗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如宿習余按河津伊闕俱有龍門此跡今不知在否好古者試一求之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于孫世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耶可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

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事見墨數信乎如來三昧菩薩不知也

墨池瑣錄卷三

金張天錫君用號錦溪嘗集古名家草書一帖
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漢則章帝史游張
芝崔瑗崔寔蔡琰王瞻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
魏則曹孟德少帝疑曹植韋誕虞林劉廙杜畿
蜀則諸葛亮吳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
何曾衛瓘衛恒韋昶杜預張華嵇康張翰李式
環之康靖王允之王導王恬王羲之
之郝晏庾准庾翼楊肇于虛庾承王康

八謝瑤伯王羲之王獻之王濛王徽之王渢
恒溫張翼王泚王詢許靜民王洽王敷王述王衡
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曇沈嘉陸機陸雲溫友
數謝尚詹思遠劉伶謝萬前趙則劉聰劉曜後魏
則崔京伯崔浩崔悅王世弼李思弼劉懋劉仁之
庾導裴敬憲宋則劉裕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
之范曄羊諮王敬和丘道護張茂度盧循沈約裴
松之賀道力羊欣南齊則蕭道成源楷之劉泯褚
淵江夏王鋒蕭慨王僧虔王志王愨引張融北齊

則張景仁趙仲將眺梁則武帝克任昉傅昭蕭子
雲劉孝綽丁覘蕭思話陶弘景孔敬通蕭確朱异
周弘讓阮研庾肩吾陳則始與王永陽王江總庾
綽沈君理袁憲毛嘉鄭仁陳遠顧野王蔡景歷王
彬王公幹蔡凝伏知道劉顛陳伯智蔡澄陸燿後
周則元禮王褒隋則煬帝智永智果房彥謙
唐則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純嘏世南褚遂良
陸東之鄒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
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微白居易

行倫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說韋誠李德裕吳
道玄張禔李翱林傑顏真卿柳公權鄭戾宋令文
魏元忠元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獻蕭俛韓羣王
奐之王承規衛秀洪元昶魏悌韓渥景融周義李
霄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離權徐嶠之章孝規張
廷範蕭邁并釋九人懷素懷仁高閑亞栖智光景
雲貫休夢龜文楚也五代則杜荀鶴薛存貴楊凝
武宋則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米芾杜
衍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金則王兢高士談

任詢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史公弁王仲九
張瑞童王萬慶閑閑居士趙秉文爲之序曰草書
尚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
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
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
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
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初明昌間翰林學士
承旨党文獻公始集數千條脩撰黃華王公又增
益之兵火散落不可復見今河中大慶

公君用類以成韻據撫殆盡用意勤夫將板行以與士大夫共之竊以謂通經學道本也書一藝耳然非高入勝士胸中度世有數百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不能造微入妙君用素工書翰故能成此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

字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唐朱放詩瓊樹相思何日到銀鈎數字

莫為難

書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皇連寫鳳但作皇為夫

廟即亦然其例起于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為義也

如弋字从一數也从戈聲也而弋式之字皆从弋

弋非聲也以弋為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

注鳳从鳥義也从凡聲也而鳳字亦从凡凡非

也以鳳為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

不察耳

方遜志先生評書云趙子昂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緝于伯幾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韻頑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驕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度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不馳驟必合程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奕奕得晉人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懸腕

行草逸邁可喜所乏者沉著不足又題褚遂良書唐太宗哀冊墨蹟云古人所為嘗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夫書六藝之一大儒未嘗不

心

虞州松陽永寧觀碑李邕書傳云葉法善脩此觀欲求邕書隔遠不至乃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蓋神異其事云爾此碑予曾見其拓本信為絕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事相類

有人問莊孔陽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陽曰

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為知言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榻李廷珪墨拂之為絕品
置絕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紙蟬翅拂
為第二品濃墨本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
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
書札於德性相關朱子嘗云即子雲所謂心畫也
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字洪适亦不識為何
字愚按選即鑿字也鑿省作選又作選者以交代
乙如匝作匝匝作匝匝作匝陋作陋謂之隸變古

有此例于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
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
書杜詩禹鑿寒江之白皆以鑿為選蓋師法古而
結體密源流遠而意正深乃為法書若確守六書
古人謂之毡裘氣東坡兩云鸚哥之學止數言山
谷所謂蝦蟇之禪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
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世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
藝亦不易哉

李北海書雲塵將軍碑為第一其

妍溢一法蘭亭但教筆差增其來豐體使五其
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營轡回策儘有蘊籍三即
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
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唐僧貫休工篆隸荊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
登壇而接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接
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上之人一舉手援之而已
未加苦功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壇上
焉有此理耶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減支策人

皆不解破體為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
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
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夫以小王去右軍不大
相遠已號破體今世解學士之畫圈如鎮宅之符
張東海之顫筆如風癱之手蓋王氏家奴所不為
一世罵然稱之字學至此掃地矣

熊朋來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
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事固有用於一時而
廢於後世久復結變乃與古符者多矣

謂李斯所作然黃帝布刀其文已作小篆隸書謂
王次仲所創而葛天氏之弊文與今隸無異臨苗
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齟隱起皆作今篆後漢急
就章方有波磔挑踢而錢譜所載尊盧太昊至帝
譽金幣之文及近世掘得周時鏡銘皆古篆而有
鈎踢乃知今世所用者上古已有之今人持以所
見爲始耳非至論也

墨池環錄后序

周官保氏六書後世區分四種一曰篆籀部居則景伯
辨重泝其源二曰音韻巨變則休文寸老發其隱三曰
訓詁名物則安國景純專其門四曰點漆臨摹則
常逸少善其事古學亘久而不剖後進重言而
白終有能兼兼之者吾見楊子矣蒼雅林統之
曷鼓碣之遺聲韻注叶之秘勅耀點縣之奇斯之
月手編其所論著盈萬餘言訂往籍之是非
派之盤錯富於言乎益者多矣此其

又其游戲論說之餘上稽鴻荒聖文有批圖風雨
之字中考岫嶠神竒箋釋書龜圖之碑玄白藏心
則兩揚雄雕蟲之藻篆草勢合則參崔瑗飛龍
之篇俾彼趨風景行者懸帳而墜屏忽下披霧
臨池者栖臺而輟札尚友往哲接席面談貼鉅
英髦登壇手援匪為談助寔揚妙筆效之惠
青絲綸簡固有由象罔而得玄珠傳溥北銀
鉸穰痕將無把糟粕而注清醜者乎

嘉靖庚子冬十一月禺同山人張含亨

